

南京文艺丛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

政治部宣传部编



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

GEMING YINGXIONGZHUYI DE HUADUO

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

政治部宣传部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前钱文艺丛书

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

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7/18 字数 35,000

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編 者 的 話

本書共由十篇文章組成。其中有四篇是當年參加車橋戰役的指揮員寫的抗日鬥爭回憶錄，另有一篇記述覺悟了的日本戰俘，勇敢地站到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上，光榮犧牲的故事。文章描述了我軍指戰員英明、果斷和靈活的指揮藝術，描述了各部指戰員英勇、機智、殲敵致勝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在英雄的新四軍面前，一貫驕橫的日寇，被打得尸橫遍野，丟盔棄甲，整個日軍三澤大隊，全軍覆沒，什麼“武士道”、“大和魂”和它的三澤大隊長一道見了閻王。今年三月是車橋戰鬥十六周年，我們選編這幾篇文章，是為了紀念在這次著名戰鬥中犧牲了的人民英雄，同時作為部隊傳統教育參考材料。

小說、散文部分中，一篇寫海上戰鬥；一篇寫剿匪故事；一篇寫支援農業生產；最後二篇是記述大躍進中部隊里階級友愛，官兵一致的真人真事，這也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現實生活。

目 次

· 紀念車橋战役十六周年 ·

1. 蘆家灘痛歼敌寇.....曾如清(1)
2. 榴彈开花，鬼子回老家.....祝仁貴(23)
3. 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魏力羽(28)
4. 蘆家灘的阻击战.....周維生(35)
5. 松野覺之死.....郑奇芳(43)

· 小說、散文 ·

1. 黃礁山島的炮声.....陶國清(46)
2. 为人民报仇.....盛 南(50)
3. 台风警报.....陆志高(55)
4. 宿营.....裴 强(59)
5. 急救.....王 志(63)

芦家滩痛歼敌寇

——苏北車桥战役回忆

曾如清

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深夜十二时，我們准时赶到芦家滩、小李庄一线，担任車桥战役中的阻击任务。

車桥战役的规模，在苏中來說，动用兵力之多，仅次于有名的黄桥战役。我們这一方面担任防御任务的兵力，就有新四軍一旅一团、泰州独立团一营和三分区特务营組成的一个临时縱队。任务是阻歼淮安、淮阴、漣水来援的日寇；担任另一方面的防御任务的有苏中五十二团。

担任攻占車桥的有七团。还有苏北軍区三师部队攻击朱圩子和苏中軍区一些独立团担负佯攻若干日伪据点。团党委分工由我帶着一团三营在公路上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团长廖政国同志帶着一、二营和分区特务营在我們西北面担任突击。泰州独立团团長兼临时縱队參謀長陈挺同志帶着泰州独立团一营在三营东面构筑第二线工事。

泰州獨立團一營到達指定地區，派出一個排對貼近我防禦地域內的偽軍據點進行監視。廖政國團長和我就帶着運動防禦部隊所有班以上幹部看地形，劃分運動防禦地段與任務。朱啟祥主任和三營營長周維生同志負責看防禦地段的地形和計劃三營的防禦部署。

看完運動防禦地形回來，廖團長去泰州獨立團一營地段上看地形去了。我立刻就研究布雷部署。我領着敷設地雷的參謀和戰士們細致地看了地形，計劃了布雷部署以後，又到泰州獨立團一營那里去看地形，正巧碰到廖團長。他對我說：這裡地形我已看過了，我與你談一談就行了。談完以後，我與廖團長走過去看了看布雷情況，廖團長對着布雷的同志們說：敵人能利用的地形要埋真的地雷，對敵人不利的地形要埋假地雷，但也要埋一些真地雷，從布雷技術上造成敵人的恐懼。

一切就緒以後，我與廖團長兩人吸着煙，談了幾句笑話，時間已到三時左右。我邀廖團長、朱主任去檢查三營防禦地段上工事構築的情況，看到有些交通壕已經挖到膝蓋深了，戰士們站在壕溝里，往外面鏟土。

我們三個人巡視過防禦地段，發覺三營障地的位置過前了，造成防禦正面過寬，交通壕太長，兵力不集中，空隙太大。就立即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經過反復研究，決定把障地往後推移二百公尺，移到草蕩子和大河距離最

近的地段上。这样，防御正面可以縮短一百公尺，利于堅守。于是，部队就移到后面去，重新开始挖工事。

我知道我們这个团战士們的脾气，打惯了出击伏击，象在大中集出击伪軍时，一口气追了二十五里，也不觉得累。可是，要他們一锹一锹的挖土，就嫌麻煩。在行軍途中，就有些战士在講怪話：“打就打吧，多一个麻煩干什么？”我想：現在他們眼看着辛辛苦苦挖的工事丟掉不用，劳动白費了，要重新挖，又会有人講怪話了。果然，一些干部紛紛跑来替战士叫苦：“太累了”。

我考虑有必要集中班以上干部开个会，耐心地說服他們。我在会上說：“我們今天的任务是打日本鬼子，我們过去沒有打过这样的防御战，这次防御战不是打一天，而是要准备打五天。担任防御任务，就要选好防御地段，使我們有力地歼击敌人。为了战胜敌人，爱护战士，就不能怕‘麻煩’，现在多麻煩一点，多出一点汗，挖好工事，打起来就可以少流血！”

干部听了这些話以后，認為很有道理，經過他們的传达、解释，战士们就把疲劳赶走了，个个精神焕发，拿起鉄锹重新和泥土展开战斗。我送廖团长、朱主任回他們的指揮所，一面走着，一面兴奋地閑談着作战計劃，走着、談着，我也忘記了回头，他們也忘記了催我回头，走了一半路程大家才发觉。

回到我的指揮所，就看見七連三排排長倪吉壽同志帶着戰士替我們修筑指揮所工事。工事修得很好。我高興地表揚了他們一番。我說：“倪吉壽同志……。”“有，政委，什么事？”矮矮瘦瘦的個子已走到我的前面。這個米店學徒出身的丹陽人，他渾身好象有用不完的精力，在任何情況下看到他，他总是精神奕奕。

“戰士情緒怎麼樣？你打算怎麼樣？”

“戰士情緒很好，我倪吉壽保證繳一挺‘彎把子’機槍？”

我贊成地說：“好主意！”

戰士們見我稱贊他們，挖得更起勁了，人堆里一個戰士冒出一句話問我：

“報告政委，鬼子什呢（么）時候才能來？”

我听他滿口泰興話，渾身衣裳穿得肥肥胖胖，綁腿打的一頭粗一頭細，知道是個新戰士。

“你是個新戰士嗎？”

“不，我到老一團有三个月了？”

“有沒有決心，害怕不害怕？”

“害怕？”他翻開軍衣里面穿的新衣服給我看：“不捉幾個鬼子我對不起參軍時父母給我做的新衣裳？”我懂得新戰士的心情，每逢打仗，都是以家里帶出來的最珍貴的紀念品來表示自己決心的，我見他小尖鼻一動一動，很天

真的样子，就笑着說：

“小鬼，你等不及了？”

旁边有个战士插嘴說：

“政委，他想叫鬼子司令部打个电报通知他。”

大家都笑了，小鬼也跟着笑了。虽然我們的部队里有三分之一的新战士都还没有上过战场，看来，并不需要为他們担忧。

我对倪吉寿說：“新战士都是好战士，好好的带着他們打仗。”

二

等人頂心焦，等敌人更心焦。時間偏偏和人作对，好象走得很慢很慢。战士们都瞪着眼睛，豎起耳朵等待着，在风沙里看见有通訊員、偵察員的黑影跑过的时候，总是不断的問：

“是不是来了？”

“你讓我走路不？告訴你，沒有来，沒有来！”

問話的战士象吃了悶棍似的迅速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又和战友們估計着为什么車桥打响了，敌人增援还没有来。有的說：“大概还没有集合齐呢。”有的說：“敌人怕打无准备的仗，要增援，起碼要周密計劃好。”有的說：“車桥的鬼子是該死的孤儿，恐怕增援不会来了。”

“会来的，耐点性等！”我在陣地上来回的解释着。这时，风沙虽大，可还有一点月光，一条宽阔的公路笔直的对着我们，前面通到淮安，后面通到车桥。公路本身是个大堤，两旁都是坟堆和乱草，堤下面有一条银亮银亮的大河和公路并排的紧贴着。公路的右边不远是个草荡，草荡里长着稀稀落落的芦葦，草荡和大河把陆地夹住了。敌人如果从左面绕过来，大河上没有桥，河流虽不宽但很深，绕不过来；敌人如果从右面绕过来，有一个草荡子挡住，我们在这里还布置了一个排的兵力。敌人只能从草荡和大河之间打过来，我们就在这中间埋上地雷，构筑了工事，等待着敌人。

可是，等到太阳老高，敌人还是没有来。有的战士拿出干粮来嚼，有的战士靠着壕沟伸了伸发酸的腿。

九时一刻。上面传来了好消息：苏北三师攻克了朱圩子；苏中七团攻进了车桥土圩，解决了三十几个碉堡。消息一传开，阵地象煮滚了的开水：

“干得好！”

“车桥的戏快散了，我们芦家滩还没打开场锣呢！”

“你放心，鬼子要末不来，要来的話，我们团长不会让他回去，要请请他的客。……”老战士学着廖团长的河南腔，学得很象，引得大家笑了。

“要是不来呢？”

“怎么会不来，你没有听团长说：‘鬼子来了就不许它回去，那个放它回去，我就要他赔？’他不来，团长会说这样肯定的话吗？”

“他不来，我这回穿破两双鞋，向那个去报销啊！”

太阳偏西，快到下午三点了，敌人再不来，天很快就黑了。天黑了，敌人今天就不会来了。弄得不巧，很可能我们看着七团捉俘虏缴枪，自己空手而回。说着说着，大家直骂鬼子是怕死鬼，不敢出来。

有个战士说：“喂！大家想什么办法，命令鬼子快出窝！”

这时候，有一个穿便衣的侦察员朝我的指挥所跑过来，热热闹闹的阵地突然安静下来了，有的战士把啃了一半的干粮也从嘴边拿出来了，个个精神抖抖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侦察员气喘喘的跑到我面前：

“报告政委，敌人乘着七辆卡车过来了。”

接着枪声响了，前面的游击小组已和敌人打响了。敌人的大炮、机枪、掷弹筒一齐开火了。

有一点我们预先是沒有料到的，就是那段沒有挖成的工事，本来我们埋怨它白白花了我们的力气，现在却起了作用，敌人不惜代价向那个未挖成的工事上轰击着。这就成了诱敌过早开火的钓饵。

我的位置在阵地右侧，靠近草滩边上，看见鬼子约有

二百余人，采用“蛇形战斗队形”冲上来。他们端着刺刀，脚步迅速而稳重，看得出来，这是经过多年严格训练的鬼子兵，我们一开火，鬼子以非常熟练的动作伏下了。就在这时候，地雷在鬼子脚底下爆炸开来，许多鬼子被炸得尸体横飞，那些没有被炸死的，慌慌张张爬起来寻找藏身的地方，但地雷又爆炸了，敌人卧倒爬起，爬起卧倒，在阵地上打圈，好象一羣疯狗。

战士们看见鬼子上了我们的圈套，高兴得叫起来：“好啊！好啊！”有的战士喊着才学的日本话：“铁炮乌次那！”（缴枪不杀）

战士们士气是高昂的，但是决不能轻敌。我派通信员告诉三营：不要乱“咋呼”，喊话到其他隐蔽地形上去，不要暴露阵地。

敌人开始第二次猛烈的攻击了。这回，敌人看见有利地形好象见了冤鬼，避得远远的，情愿伏在平地上，好象挨机枪打，到底比挨地雷炸要“安全”的多，他们那里晓得第一道地雷区是能利用的地形，再往前看看那些坟包高地土松松的，其实是装假的没有埋地雷，真的地雷大多埋在不能隐蔽身体的平地上，所以敌人一伏下地，手、脚着泥，就被炸到半空中。敌人有一个重机枪班吓得无处躲，慌慌张张的奔向右边的牛车棚，那知“轟”的一声，牛车棚里也有地雷，炸得人全不见了，重机枪也翻下了河。我们

的战士兴高采烈地端起机枪步枪嗵嗵的射击着，我听见嗵嗵的连发声音，心想：“穷光蛋打仗不能太闖气呀！”我叫通信員去传話：

“打得多，不算火力猛，打得准，才算火力猛。”

果然，到了敌人第三次冲击时，陣地上一枪沒有打，敌人越走越近，黑暗中我看见有个搖旗子的鬼子嗚嚕嗚嚕的叫，再停几分鐘，端着刺刀的鬼子就要跃进工事了。但是，我們的战士沉着气，用手指扣住榴弹弦，眼看相距三十米，手榴弹夠得着了，只见火光四閃，排子榴弹摔了出去，敌人迅速潰退了。退回去的敌人又遭到地雷。这回敌人可苦了，被打死的炸的稀烂，沒打死的不敢抬头，一抬头就打，压得敌人肚子貼在地皮上不敢动。

敌人的炮火集中轟击过来，烟尘弥漫。战士们沉着地回击敌人。九連三班长两腿負伤，鮮血直流，仍坚持在陣地上，直到再一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才給同志們強抬下来。他連声嚷着：“我还能射击，我要留在陣地上！”

战斗繼續着。

将近黄昏时，又听见汽車声音。我們知道敌人又有一批后續部队增援上来了。随着，就接到报告：第三批增援約二百人。我們准备着敌人第四次攻击。这时敌人的左側、背后不断的响起了枪声，这是廖团长派二营的部队出击了，一定是插到敌人的側后打起来了。我們正面火

力稀了，敌人停止了进攻。

我与参谋长陈挺同志商量好了继续战斗的方案，由我带到团部去讨论。临走时陈挺同志对我说：“敌人一批批增援上来，请你向廖团长说，二营与分区特务营解决不了全部敌人，应先集中力量打韩庄那一批敌人；正面的敌人，让三营去歼灭。”

我走到路上听到韩庄枪声很激烈，想来二营战斗很艰苦。

到了团部，我讲完自己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就问起二营作战的情况，廖团长说：“你担心二营，二营还担心你们三营哩！”

原来的计划是二营夜间出击，因为夜间出击有利。但第三批援敌二百余人，第四批援敌百余人又接踵而至。二营营长蓝阿嫩同志看见了敌人猛攻正面阵地，就请求提早出击。他说：“敌人在正面攻击太猛，迟出击三营阵地要吃亏。”因此，天还没黑，二营出击了。第二批第三批增援的敌人，象一条长蛇一样躺在公路上，蛇头直朝我们三营阵地，被二营四连、六连扫下去，看样子已截成七段。这样，敌人和我们一层夹一层，被我们打得走投无路。有些未被我们截住的敌人企图利用有利地形顽抗，但吃上了地雷，后来索性野地不敢蹲，都在韩庄以东缩成一团。

提到鬼子中地雷的丑态，廖团长笑了，廖团长说：“地雷是好东西，挑着它很长时间没有机会用，今天用上了。”

今天的战斗，比战前预想的情况不同得多了，现在敌人连续的增援，情况相当严重。我们决不能轻敌。我们要把泰州独立团一营的二线工事加强，第一线阵地尽量打，坚守到明天晚上，万一不行，才转到二线阵地去，机动队伍不能全撤出来，要防止敌人后续多批的增援。

我们商量好把包围之敌，分割在两处，在晚上九点钟发起总攻，争取拂晓前全歼敌人。

三

我从团部出来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

我心里打着主意，回去把工事修筑得更坚固，不能顾惜战士疲劳而放松一点点。

走着走着，走进一个乱坟堆。右边草荡里芦苇被风刮得东摇西晃，在唰唰的芦苇声音里，我忽然听见有一阵阵皮鞋响，皮鞋里好象灌满了水，响起来“咕叽咕叽”的。我伏在坟堆后面，接着我的参谋和通信员也就地隐蔽起来了。

我前面是几个乱草堆，没有树，风沙很大，近处草堆被风刮倒了，只觉到昏糊糊的一片。我看见有一簇簇人影从草堆旁边穿过去。我想：“这是什么人呀？鬼子会不

会……”

一陣風把那邊叽哩呱啦的講話聲傳過來了，真的是鬼子，鬼子鑽到我們防禦地段側翼來了。我想起來了，原來這裡有我們一個排兵力警戒着，怎麼這個排哨不見了呢？大概他們以為天黑了，敵人不會來了而撤走了。

這時候在我腦子裡的第一個念頭，是趕快把涉過草蕩的敵人消滅。我們進行的戰鬥，就是為了一個目的，阻止敵人奔向車橋，而敵人的一切目的，就是迂回我們防禦地段奔向車橋；可是，打了半天，正面防禦陣地上的敵人沒有能夠前進一步，分批增援之敵又被我們一塊塊切開了，眼看車橋的碉堡一個一個被我們七團攻下來了，敵人却想趁這黑夜涉過几百米的草蕩鑽過來。我們等着敵人第一批走過去了，就箭步穿過八十米，伏在一個大墳堆旁邊。我一面分配參謀監視敵人的動靜，一面對通信員說：“你跑步到三營去，遇到那個連就調那個連到我這裡來，然後告訴陳參謀長和周營長，因我這裡有敵情，使用了這個部隊，請他們調整部署，並注意監視正面敵人的行動。越快越好！”通信員飛快地走了。

雖然只有幾分鐘時間，但是那幾分鐘比幾天還要長呀！終於聽見了腳步響，回轉頭來，矮個兒倪吉壽走在隊伍前面，他跑上來說：“政委，我這個排來了。”我說：“來得好，敵人大約在二百米以外的地方，停止在那裡整頓裝